

女神的毁灭

何茂正
王士燮 编选

——苏联新潮小说

战争文学第三次浪潮

全人类思维

城市小说——莫斯科流派

人与自然

爱情与婚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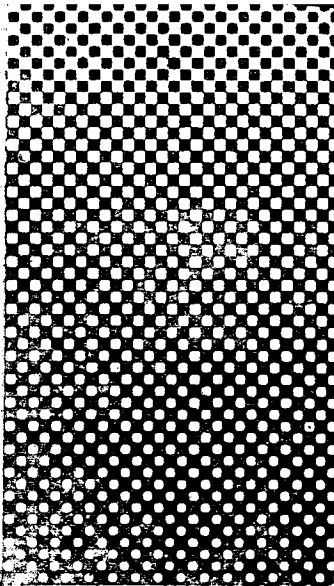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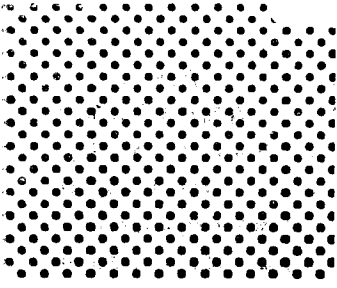
当代女性

女神的毁灭

——苏联新潮小说

何茂正 王士燮 编选

中国青年出版社



封面设计：沈云端

责任编辑：毕冰宾

女神的毁灭

——苏联新潮小说

何茂正 王士燮 编选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香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1/32 14.25印张 299千字

1990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定价7.2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精选当代苏联“新潮小说”六大流派的佳作23篇。从这些面貌一新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作家们如何用冷峻的笔墨，对苏联当代的社会生活进行多方位、全景式的扫描，剖析并表现了人与社会、生与死、善与恶、爱情与婚姻、战争与和平等全人类普遍关心的永恒的严肃的主题。艺术手法多样化，诸如讽刺、政论、抒情的结合，意识流、梦境、幻觉、荒诞、象征等手法的交替运用，描写与叙事中时序颠倒、时空交错、情节淡化、蒙太奇手法的使用，反映了当代苏联作家对艺术的新的探索与追求。

DD59/06

目 次

编者序 (1)

战争文学第三次浪潮

和平感叹号 鲍·瓦西里耶夫 7

王忠亮译

阿霞的大尉 维·康德拉季耶夫 23

张杰译

战争的故事 谢·沃罗宁 62

穆树源译

全人类思维

飞回地球 尤·雷特海乌 69

田宝石译

落叶 维·阿斯塔菲耶夫 86

李颜译

你曾在梦中伤心地哭泣 尤·卡扎科夫 93

韦宣译 敬民校

镜子 尤·邦达列夫 114

原学会译

城市小说—莫斯科流派

- 鸽子之死 尤·特里丰诺夫 121
何茂正译
- 家 弗·利金 138
赵先捷译
- 无可奈何花落去 鲍·古谢夫 149
吕宗兴译
- 出 逃 谢·叶辛 166
孙琪璋译

人与自然

- 狼 群 瓦·舒克申 191
高中音译
- 娘们儿节 费·阿勃拉莫夫 200
高文风译
- 河狸冈 瓦·别洛夫 216
王育伦译
- 投入大自然怀抱 米·科洛索夫 230
宋嗣喜译

爱情与婚姻

- 亚当与夏娃 尤·卡扎科夫 260
曹苏玲译

血栓症	帕·尼 林	290
	程 文译	
那不勒斯浪漫史	维·普罗宁	318
	丁 昕译	
星期六的雨	尤·阿弗杰延科	332
	王忠亮译	

当代女性

事事如意	加·德罗博特	352
	惠 风译	
金色丛林沉寂了	尤·冈察罗夫	367
	鲁 桓译	
回大陆去	玛·加妮娜	397
	冷 月译	
女神的毁灭	鲍·瓦西里耶夫	413
	王 平译	

ОГЛАВЛЕНИЕ

444

编者序

《女神的毁灭——苏联新潮小说》收入了当代苏联文学六大流派的短篇代表作 23 篇。

在当代苏联文坛上,小说创作呈现出—片色彩纷呈的景象。小说作品概括的生活面比过去更加广阔;史诗性、哲理性、心理性因素继续加强;题材更为广泛,全人类主题、永恒主题颇为突出;体裁不断创新,风格和艺术手法丰富多彩。小说创作界出现了新的潮流和新的表现手法,这些统称为“新潮”的现象,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

在战争小说方面,战壕描写与全景描写并举,描写领域扩大,既写前线也写后方,既写战时也写战前,既写统帅也写士兵,既写军人也写老百姓,既写男子也写妇女、儿童。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许多作家着重描写战争中的日常生活和普通人,形成一种新的创作倾向和潮流。作品所描写的事件、时间和地点跨度扩大,往往把战争往事同今天的现实联系起来,使读者在过去与未来的交叉点上体验历史和生活。作家们更加细致地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深刻揭示人物内心矛盾与冲突,精心刻画人物的性格,尤其突出战争中的道德问题,突出普通人的情绪和思想。作品中人道主义色彩浓厚,人情味浓郁。这与以前的战争小说着重塑造领袖人物形象或描写战争的残酷形成鲜明对照。因此,战争小说形成了一个新的高峰,评论界名之为“第三个浪潮”。邦

达列夫、贝科夫、瓦里西耶夫、阿达莫维奇、拉斯普京和康德拉季耶夫等一大批作家构成这一时期战争小说笔力雄健的作家群。也有认为算不得第三个浪潮的，只能看作“第二个浪潮”的“余波”。但苏联战争小说中呈现出的某种新质，则是众所目睹的事实。这里介绍的瓦西里耶夫的《“和平感叹号”》，康德拉季耶夫的《阿霞的大尉》和沃罗宁的《战争的故事》，即是这方面的优秀代表作。

近年来，苏联的全人类思维作品成了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全人类思维又叫“全球性思维”（作家艾特玛托夫语），或“宇宙意识”（评论家阿·兹韦列夫语），或“全人类立场”（作家阿斯塔菲耶夫语）。它所涉及的是环境污染、生态危机、能源危机、人口爆炸、核军备竞赛等等威胁着人类生存的新问题，以及人与自然、人与历史、战争与和平、生与死、真与伪、善与恶、人类的前途、世界的命运等等虽然不是新提出来，然而成为当今人类迫切关心的问题。在不少作家看来，今天人类正处在各种问题的汇合点上，面临严峻的抉择，因而大声疾呼，勾勒出世界的明天可能出现的严峻景象，以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正如作家拉斯普京所说的，“文学还从来没有这样忧虑地谈论过人的命运和所居住的这片大地的命运……二十世纪末的文学更加激昂和迫切地谈论面临的种种危机，好象预感到大限正在到来。”这种全人类思维，这种“忧患意识”，已成为一种文学潮流，成为苏联现阶段文学的鲜明特征之一。艾特玛托夫、邦达列夫、拉斯普京、阿斯塔菲耶夫、扎雷金、雷特海乌、别洛夫、特罗耶波利斯基等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思考着一系列关系到人类生死存亡的全人类问题。全人类思维作品有着明显的哲理化倾向，许多作品中的哲理又与抒情或叙事有机结合，起到“润物细无声”的

作用，十分耐人寻味。

本书所选雷特海乌的《飞回地球》，作者虚构“镜子星”的幻想故事，站在未来世纪的高度，观察着今天的地球和人类，认为“核大战的危险”和“官僚主义”是对人类的两大威胁。阿斯塔菲耶夫的《落叶》，写一片从白桦树上凋落的黄叶所引起的无限思绪：“在树叶飘落到地面的过程中，世界上有多少人诞生和死亡？又有多少欢乐、爱情、痛苦、灾难发生？有多少眼泪和鲜血流掉？建树了多少丰功伟业……”主人公感叹人世无常世态炎凉，最后寄希望于背生双翼，振翅离地而去。卡扎科夫的《你曾在梦中伤心地哭泣》，则抒写对人生的忧患感，流露出一种浓郁的忧患意识。

城市小说，尤其是以特里丰诺夫为代表的“莫斯科流派”和以马卡宁等为代表的“新莫斯科流派”，是苏联小说创作界十分重要的现象之一。特里丰诺夫五十年代以中篇小说《大学生》（1950）名噪一时，随后十余年稍稍沉寂，六十年代后期，其名篇《鸽子之死》（1968）问世，标志着他以新的姿态活跃于文坛。他详细、公正而自如地分析着苏联城市（更确切说是首都莫斯科）的种种市侩的典型性格，对社会上存在的贪婪、自私、冷酷、虚伪、庸俗现象，作了入木三分的揭露，形成苏联当代文学中“现代市侩”的突出主题。读他的作品，有如“从锁孔里窥视一个人”，虽然所看到的只是一个“封闭起来的小世界”，然而却是苏联城市大千世界一个方面的真切缩影。因而以他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莫斯科流派”。这一流派通过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琐事，大胆揭露苏联社会的种种弊端，成功地勾勒出一系列为追求物质利益和个人享受而置良心于不顾、道德沦丧的现代市侩形象，起着“抑恶扬善”的作用，并引起“疗救的注意”。本书所选特

里丰诺夫短篇就是写市侩主题的滥觞之作。《鸽子之死》通过一所公寓里鸽子的遭遇，揭露一些人的自私自利、依附权势、蛮横霸道的心理与作风。老作家利金的《家》，以人道主义的激情谴责市侩风气而令人瞩目。

七十年代登上文坛的马卡宁、库尔恰德金、古谢夫、叶辛等为代表的“新莫斯科流派”，他们效法特里丰诺夫写“城市-日常生活小说”，同样偏爱日常生活的细节描写，对市侩心理、消费主义情绪、人们的冷酷无情、道德堕落等现象作了深刻揭露，其中不少作品着力写城市青年的生活，反映他们追求西方生活方式，但缺乏经济基础，由此产生种种苦闷和忧虑。古谢夫的《无可奈何花落去》，对社会上一些青年在爱情与婚姻问题上的根深蒂固的庸俗习气和市侩作风，作了无情的揭露。叶辛的《出逃》，写一位有赫赫军功的老战士，市侩习气严重的妻子和女儿利用他来购买短缺物资，任意摆布他，冷酷的现实迫使老人不得不在古稀之年愤然出逃。

当代的农村散文偏重于通过日常生活的描写，挖掘千百年来形成的人民精神道德财富，揭示人民生活的本源，表现人民的性格、人生的意义、人对土地的眷恋等等。主题、人物、艺术手法都有明显的变化。有代表性的作家是：别洛夫、拉斯普京、阿勃拉莫夫、克鲁季林、扎雷金、普罗斯库林、舒克申、诺索夫等。舒克申既歌颂普通人的“晶莹的心灵”，又揭露社会上的恶思想对他们的侵蚀，写出了这些小人物间善与恶的斗争。短篇小说《狼群》是他这方面的代表作，作者用极短的篇幅，三四个人物，就极好地勾画出了农民的道德面貌。阿勃拉莫夫的《娘们儿节》，写了女主人公含辛茹苦的一生，反映农村妇女的不幸命运，作者以极大的愤慨揭露苏联农村某些方面的衰败景象，它和五十年

代《金星英雄》一类小说形成鲜明对照。《河狸冈》则是写“怀乡病”的，它半是田园的赞歌，半是生活的叹息，颇象一首还乡的散文诗。科洛索夫的《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写法官不认真办案，忙里偷闲，违背禁猎法到森林里打猎，是一篇涉及法律和自然保护的讽刺小说。

没有爱情的婚姻和没有婚姻的爱情，是人世间常见的现象，为作家们所关注。在当代苏联，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城市文明和农村传统的变异，在人际关系和爱情生活中激起更大的波澜，家庭的不稳定甚至家庭的破裂已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苏联许多作家都紧张地探索现代社会家庭与婚姻关系中伦理道德准则和道德理想问题。尼林的《血栓症》，写丈夫亡故，旧情人重叙旧情，结果酿成悲剧。阿夫杰因科的《星期六的雨》，写女主人公爱得不专而吃了苦果，最后回头是岸。普洛宁的《那不勒斯浪漫史》则反映社会上的变态心理：一个男人没有风流韵事，似乎就低人一等，主人公为寻求艳遇碰了钉子，才回家投入妻子的怀抱。

婚姻和家庭的不稳定在苏联是一个老问题，但近年来变得特别尖锐，因此小说中对这一问题反映之多，所占分量之大，是过去不曾有过的。苏联《戏剧》杂志甚至预言：“再过十年，家庭、感情和个人幸福等问题都将成为国家大事……我们的私生活具有国家意义。”这也许说重了，但苏联小说中描写恋爱、婚姻、家庭问题的势头还会加强，则是可以预言的。

当代女性已成为独立的文学题材。这是因为苏联妇女问题十分突出的缘故。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留下很多寡妇，其中苏联占一半。“寡妇门前是非多”，应该如何看待她们，她们应遵守什么道德准则，本身就是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另一

方面,六十年代后期以来苏联单身女人激增,其中有结婚后离异的,也有未婚而抱孩子的,她们各有不同的人生际遇、生活追求及理想。这不能不为作家们所关注。在女性中,产生了许多比男子汉更有魅力的形象。其中有“能干的女人”,有玩世不恭的“甜蜜的女人”,有上当受骗后不再追求爱情与幸福、一心抚养子女的女人,也有对爱情忠贞不渝的女人……本书所选冈察洛夫的《金色丛林沉寂了》,写一个“甜蜜的女人”的故事。甘尼娜的《回大陆去》,写一个普通女人经历坎坷之后,向往平等幸福的家庭生活。瓦西里耶夫的《女神的毁灭》,写一个“能干的女人”的堕落,反映现代社会中连人本身都商品化了的可悲现象。

以上六类作品都渗透着作家们的道德探索。有的作家甚至认为,“那种不涉及道德问题的作品,根本就不能算是文学作品。”(特里丰诺夫)这都促使文艺创作中出现了一股“道德热”。

紧张的道德探索以及与之相伴的心理分析的深化,引起了作品结构、风格、手法、叙事方式等方面发生诸多变化。作家们已不局限于运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他们也借鉴其他创作流派的一些表现手法,同传统手法结合起来,因而出现了艺术手法的空前多样化,如讽刺、政论、抒情的结合,意识流、梦境、幻觉、荒诞、象征等手法的运用,神话传说或动物拟人化的增多,描写与叙事中的时序颠倒、时空交错,蒙太奇手法的使用,情节的淡化等等……这从本书所收的有限作品中,也可看出一个大概。

本书只收短篇小说,一些优秀的中篇只好暂付阙如。

本书前三部分由何茂正编选,后三部分由王士燮编选。

何茂正 王士燮

1989年1月

和平感叹号

鲍·瓦西里耶夫

鲍里斯·利沃维奇·瓦西里耶夫(1924—)，苏联当代著名作家。生于俄罗斯一个职业军官家庭，参加过卫国战争，1948年毕业于苏军装甲部队军事学院，1954年开始发表作品。他的中篇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1969)使他名震文坛，改编同名电影后于1975年获苏联国家奖。此外，他还写了《不要射击白天鹅》(1973)、《未入名册》(1974)、《有过的和未有过的事情》(1977)、《虚实往事》(1977、1978)、《遭遇战》(1979)、《他们可能同我们一起侦察》(1980)、《我的骏马奔驰》(1982)、《后来发生了战争》(1984)和《一棵烧不坏的灌木》(1986)等。他经常把人物置于非常特殊的环境里来表现其性格特征，文笔细腻，擅长心理描写。短篇小说《和平感叹号》是一个传奇故事。

在莫斯科近郊某城镇的一次聚会上，有人转交给我一封信。现将该信披露于此。我对信的内容未做任何删节，只是出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更改了姓名，并且略去了信的开头部分。

……我的老教师安娜·格奥尔吉耶芙娜·特列齐亚绍娃不久前刚刚去世。这几年她步履蹒跚，最后双目视力模糊，几乎失明，然而每年五月九日这一天她总是乘清晨第一列电气火车到

莫斯科去，在高尔基公园里呆上整个白天。待到傍晚时分，她踱足步入亚历山德罗夫公园，面向长明灯鞠躬后，将花束放到大理石墓基上，方才返回家中。如果您在五月九日偶然来到这两个地方，您一定会看到我的安娜·格奥尔吉耶芙娜，她拄着根棍子，身上挂着块自制的小标牌，上面写着“寻找儿子”几个字，还贴着一张几年来风吹日晒变得发白了的尤里·特列齐亚绍夫中尉的肖像。^①一九四五年五月，他的年龄恰好差四个月不满十九周岁。

那年我十七周岁，我深深地爱着他。不过，我总觉得他在爱着我的姐姐、跟他在一个班里学习的丽达。而事实上丽达根本没有对他产生爱情，因此，在一九四三年末陪送他到军事委员部去的是我。我再重复一遍，当时我觉得是这样，可是后来事实证明，是我真心地爱他，尤里·特列齐亚绍夫，我只爱他一个人，我终生在爱他，爱他已有四十年了，并且把他看成是我的孩子的父亲。就连我的儿子尤里·尤里耶维奇也是这个看法。

请您原谅我写得如此杂乱无章，令人费解。然而，在我的生活中不自主的谎言和有意自欺是如此之多，以致于一切都混杂在一起，使我搞不清楚哪是主要的，哪是次要的，应该从何处说起，又究竟怎样向您解释明白。四十年的往昔岁月与当前的现实相纠缠，过去跟现在相交融，那些离开人世的正在成为我们子女的先辈。一切是如此，但又并非如此；一切都是真实的，但又都是臆造的。因此，我还是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吧，否则搅得一锅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写完这封信哩。

尤拉^①志愿入伍时正读十年级，当时他刚满十七周岁。起

^① 尤拉是尤里的别称。

初不想要他，劝他受完中等教育，但他非要参军不可，最后好不容易说服了人家把他送往军事学校。到军事委员部时正赶上列队集合。小伙子们都是从军医院出来的，不仅个个都比尤拉岁数大，而且全都经受过战斗的洗礼。他们一律穿着军装，只有他一个人身穿普通大衣，头戴鸭舌帽，因此他便被当成了笑柄。当然喽，小伙子们开的玩笑是善意的，采用的是他们惯用的方式——您知道男孩子们是怎样取笑人的么？——但尤拉这个人自尊心特强，受不了这个，立刻便脸红脖子粗起来。而且还当着我的面。

我还是先讲一讲，为什么尤拉爱的是我的姐姐，可是最后送别他的却是我这件事吧。我方才已经说过，丽达根本就不爱尤拉，尽管他钟情于她简直达到神不守舍的程度。这件事不仅我们学校的人，连我们这个小城镇的人都知道。不过，丽达没有送别尤拉倒并不是她出于任性——毕竟人家是志愿入伍的嘛——而是那天刚好她当班。可是我当时觉得，就是现在我也这么认为，她满可以请上一个小时的假去送这个毫无顾忌真心实意地爱着她的小伙子，然而，丽达显然并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那年春上，父亲阵亡，妈妈什么职业也没有，但天不负人，丽达得到了一个在市执行委员会食堂干洗盘子的差事，她当然对自己的这个职业十分珍视了。不过，那天她只要对领导哪怕暗示一下，她是会脱开身的。哪怕给一秒钟的假呢，可是她却没有声张。丽达长得十分俊俏，在我们那个城镇里恐怕是数一不二的佳丽了，就连她自己对此也深信不疑。当听到自己的儿子志愿入伍的消息时，尤拉的妈妈——安娜·格奥尔吉耶芙娜险些昏厥过去，但这并未动摇尤拉的决心。尤拉这个人原则性极强，不愧是个男子汉。我想象，尤拉一定很象他的父亲，虽然我从来没见过他的父

亲。安娜·格奥尔吉耶芙娜一直寡居，尤拉是她的独生子。

为了把事情说得更清楚，我得多少谈一谈自己。如今这年月，女孩子比我们那时生长得快，成熟也快多了，要知道，在一九四三年，我只不过才十五岁，而且连续过了两年兵荒马乱的战争生活，哪里谈得上成熟啊。我长得傻里傻气，身子削瘦，手长脚也长，不象个小姑娘，倒象个超龄的少年小铁匠，幸亏脑后拖着一条小辫子。就连那条辫子那天也被裹在我妈妈的那块头巾里，身上穿的是一件短小破旧的外套，脚上是松紧带的长筒袜子——就是孩子们常穿的那种，您看见过吧？——还有那双比我脚大两号的男孩子穿的皮鞋：那是我爸爸阵亡后学校免费发给我的。说句老实话，我活象个怪物。就是这么个怪物，死乞白赖地跟上了尤拉。因为我看不上自己那俊俏的姐姐的铁石心肠，还因为，怎么说呢，想对她进行报复，我便自荐去爱尤拉，疯狂地爱他一辈子。就是说，我跟他去啦。尤里那天显得焦躁不安，他因丽达没来而感到不快。他向我表示歉意。总而言之，他的情绪不佳。他神情紧张，一脸愁云，当那些战友们对他这个中学生开玩笑时，他顿时脸红脖子粗，眉毛也拧成劲儿了。一个小伙子望见了我，不由分说地取笑道：“我说，祖国的卫士，这位可是你的心上人儿？”他听罢，突然开口了，声音是那么大又那么清晰：“未婚妻。”然后当着众人的面朝我的头巾上吻了一下，并且说道：“好好照着妈妈。”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走了。大门随即关上了。

当时我哇地一声号啕起来。可着嗓子喊，使着劲儿叫，样子就象婆娘们哭自己的男人。没有眼泪，没有抽泣，——我当时突然爆发出来的是婆娘的号啕。就是现在我也这么认为，正是这声号啕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当时有几个妇女从我身边走过，